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

本刊已呈請登記中



編輯者：筆陣編輯委員會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都分會  
 印刷者：成都環球印刷廠  
 代售：本外埠各書店  
 通訊處：成都布後街志誠中學內

中華民國廿八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每份定價二分

## 紀念高爾基

蕭軍著

「紀念高爾基要學習他的戰鬥精神」，這是在高爾基紀念中的一條正確的標語。當然，這戰鬥精神，作為一個文人來學習，是指他在文藝活動上應該向高爾基學習的基本的態度。然而這戰鬥精神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那必須「本質地」理解文藝是什麼東西。高爾基說：

「人愛好光輝燦爛，調節而和諧的色與音。他們愛去改善自己的環境，使它變成更為愉快。藝術底目的在誇張這種美好，於是它就成為更進步的。也在把那種劣點——妨害了人們的——誇大，所以它便使人生起厭心，生起毀滅這一生的一切庸俗和恥辱的劇烈的欲望。藝術在本質上總是為戰爭或反戰爭。藝術不是，也不能是平庸底中立的。因為人不是「照相機」(camera)，它不是調整(Fix)真實，但却支配它，改換和毀滅它」。

「藝術在本質上說是為戰爭或為反戰爭」，這是一句簡單的藝術的靈魂的說明，一語道破了藝術的真實價值之所在。根據這一個命題，我們可以這樣肯定地下個斷語：要估價一件藝術作品的高低，首先必須看那藝術作品有沒有為戰爭或為反戰爭的內容，或者那藝術作品內容的為戰爭或為反戰爭的情緒的高低。自然，這所謂戰爭，是廣義的說法，我們却不能忽略掉。

然而在今日，在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進行抗日

的神聖戰爭的時候，我們把高爾基這一藝術的命題尤其值得特別重視，特別珍貴；事實上，全中國廣大的文藝工作者，無一個不在執行着高爾基這一真理的教條，他們用着自已的武器——一支筆，在一個個的目標之下，參加着全民族解放的戰爭，同時也是參加着反日本法西斯強盜的侵略的戰爭。不過，我們却應該更意地地理解這一句文學巨人的名言，把我們抗日的火線在文藝作品中燃得更加強烈，更加光輝，而讓我們的最後勝利加速到來。這是我們今天紀念高爾基應該特別注意的一點，而且是唯一的一點。

而且，這個名言的理解，不僅在抗日戰爭的進行中，它是藝術中的永恆的真理，我們同時也該牢記在心。

六月十九日

## 第七期目錄

- 紀念高爾基.....蕭軍
- 時事即景.....曹霖
- 談大學國文教材.....尚軍
- 略談新詩的朗誦.....龔餘辰
- 朗誦與吟哦之別.....菲落
- 第一次轟炸.....華敬天
- 門外人語.....舒南
- 會務報告.....

每份定價二分

南京MANKING藏

## 時事即景

曹葆華

人肉和血湯

在地球的桌布上

已與得寶眠了

無聲的變遷者

這款是無下箸處

脫下博大袍服

他們把拳頭聚起

在黑色的三角旗下

擊破了和平之門

——一個大窟窿

東西兩世界

——兩匹古老的獅子

突然翻起身了

胸脯上插着刀

大地在震動

飛機，坦克，大炮，

在中夜的曠野上，

組成了世紀交響樂，

舞廳的神士們

數得不張皇了

## 談大學國文教材 問筆

在大學課程中，基本國文是一門必修的科目。據我所知道，許多大學為學生所選的教材，以及教他們所寫作的，完全是文言文，沒有一篇語體文章。既說是基本國文，它的目的不外是：一方面增進學生的了解力，另一方面培植他的表現力。生而為現代的中國人，一個大學生所要了解的寧是今人今事而不是古人古事；他所要用以表現自己的工具寧是活的語體文，而不是死的文言文。

我並不說古文就完全不該讀。「稍許」選讀一點，使學生在心裏一個比較，也不能說沒有益處。但不可「喧賓奪主」。至于寫作，我認為要絕對用語體文。我們處的不是科舉時代，不是秦始皇的時代。我們既要朝「民治」方面走，我們就不能拿死的文字來束縛青年學生的思想和感情。這理由是很顯明的，沒有爭辯的餘地。

造成目前這種現象的原因，大約有兩種。一種呢，所謂大學的中國文學系，還是一些幕古的老頭子們在那兒主持。這一類國文教授從來不虛心研究現代人的作品。自己既不長進，於是為了維持他們的地位，就不惜拿古人的字紙來欺騙現代的學生。你想，從字紙裏裏中出來的，如果他又敬謹的話，管他教不學也好，學大學也好，所用的教材，能够不從這個

字紙裏裏去選嗎？另一種呢，社會上一般人士，當家長的，辦教育的，對於文言文與語體文的輕重利害，始終就沒有看清楚。這一般人，因為在過去都會受過古文的薰陶，儘管承認語體文的普及力量，在內心裏，總以為語體文平凡，不及文言文尊嚴，語體文俗氣，不及文言文美麗。稍微開明一點的往往持這種議論：語體文也好，文言文也好，只要先生認真地教，學生認真地學，都是有益處的。這種兩可的論調，表面看去，固然是無所偏袒，實際上是在替文言文張目。因為，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所謂語體文，始終就沒有打進學府的門。你既然說是「也好」，「一也好」，人家自然是擁護有力量的「一也好」了。

有人說，語體文的歷史短，題材不容易。這是胡說。根本原因，說這話的人，對於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太不注意了。在大學裏，我就遇着這樣的同事，大肌地問人：「歐，究竟魯迅寫了些什麼，鬧得這般出名？」問他讀過魯迅的什麼，回答是很乾脆的，「沒有。」這就完了。有一次，胡適之從南京坐火車到北平。車中無聊，借同事的一本雜誌來翻閱，讀到巴金的一篇小說，不覺大驚，對人說，「居然白話文已經寫到了這樣好的地步！」巴金的白話文不算是頂好的。胡適之的驚訝，只不過證明，他自己雖是白話文的提倡者，對於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他是不常讀的。胡適之都是這樣，使我們感覺到，在目前，尤其

是在目前的後方，我們還有許多語體文作一番運動的必  
要。

## 略談新詩的朗誦

饒餘威

近年來新詩壇上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新詩應該怎樣去朗誦？這問題在新詩的草創時似乎還沒人十分注意過，如今大家注意到朗誦問題，間接地表明新詩已走進成熟時期，因此才有工夫去討論詩的傳播方法上去，這不能不說新詩壇上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我不大清楚「朗誦」這名詞應用在中國詩壇上是由什麼地方傳借過來的，在一個研究過西洋文學的人說見或看見這名詞時，總會馬上想到西洋詩中所常提的Recitation，把它和中國所談到的朗誦相比，大概不致於不對吧。

「朗誦」Recitation 這名詞本來是個很普通的名詞，自從搬到我們的詩壇後，忽然成了一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好像這是新發現的一件了不起的事似的，因此本來是件很簡單，很普通的名詞，却變得很不易解答的一個問題，這大概和咱們中國人的哲學頭腦有點關係，喜歡把一切東西複雜化，問題化。

因為自己也喜歡研究詩，對於朗誦詩——西洋的朗誦詩知一二，所以也來湊湊熱鬧，把個人所知

道的關於朗誦詩的點點滴滴雜的寫出來。或許可以給喜歡追究這問題的文藝同志一點點談論的資料。

Recitation 這個字沒有什麼神秘的解釋，它的意義就是 Reading aloud (出聲的讀) 把它譯作朗誦最恰切不過，Arundt 與 Loud 的區別是稍念過英文的人都知道的，所以朗誦詩不是大聲吟詩；更不是如禮拜堂中的唱詩，它只不過是有聲的讀詩而已；有別於無聲的讀詩——即(默讀)明乎此，詩應該怎樣去朗誦，大約可以得到相當的解答。

朗誦詩不過是用普通很自然的聲音把一首詩念出來，因為詩有詩的性質——形式；詩有詩所表現的內容，朗誦一首詩時就不能像說話時那麼平凡，單調，朗誦詩時最主要的是要把詩的韻律和詩中的情感全表現出來，這正像一個演員應當把劇作者所給予某個角色的性格和情感靈敏的表現出來一樣，朗誦一首詩，假如它是表現悲哀的，那麼應該用人類所具的悲哀的聲調讀出，反之，假如它是一首快活的詩，那麼該把它用快活的聲調讀出，史詩有史詩的讀法，小詩有小詩的讀法，這和演劇時老頭子有老頭子的聲音，年輕人有年輕人的聲音一樣的，是個很普通，很顯明的道理。

朗誦詩雖是很普通的一回事，但不是可以隨便的，一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朗誦詩雖易，高下却大有分別；而要朗誦得好更是相當的難，我們

自己天天在演戲，如莎翁所說「人生如劇場」；但上台表演却不是人人能够成功的事，我以為朗誦詩也是一種表演的藝術；和舞台表演或預樂表演一樣，拿朗誦詩和音樂表演相比倒有許多相似之處，雖然詩不像音樂那樣偏重於音，奏鋼琴或提琴，只要會指法懂樂譜的人，拿起貝多汶莫爾扎等名家的曲子都馬馬虎虎的可以奏得出來，可是，要奏得好，確非有修養不可，第一聲音 Tone 要豐滿，第二表情 Expression 要巧妙，要把一曲的魂強動情地全部搬到樂器上傳遞給聽衆，這才算是成功的演奏者，我們常聽到技巧相當純熟的鋼琴家或提琴家演奏名曲，但有時會覺得那演奏者缺乏某種情感，某種了解，因此不能在聽衆心坎上引起共鳴，朗誦詩也是如此，不是說能把詩讀出聲音來就算成功，它還需要好的聲調，深刻的了解和與詩人一樣豐富的情感。

詩人朗誦自己的詩當然是最好，但不能說每個詩人都是朗誦家，作曲家並不一定就是演奏家，近代英國詩人不少，但把自己的詩朗誦得好的只有 Wagner de la nou 和 John Drink Water 二人是比較著名，電影明星，John Banermore 是一位演莎翁劇本的名角，他朗誦莎翁的詩有相當的成功，尤其是在 Hamlet 那一段著名的獨白 (Soliloquy) 確是不可多得，但是他並非詩人，看過莎翁的劇的人，或是看過電影「特爾」和

曾大歡喜的人，大概可以知道朗誦是怎麼一回事，在莎翁劇中較長的對話，尤其是獨白，當時最難體會出朗誦詩的格調，它與羅賓伯納的用散文寫的劇本中的對話時，頗不一樣，這是任何看過這些劇的人都可以很容易發覺出來的。

所以朗誦詩簡單的說不過是用自然的聲調把一首詩有韻律地，有情感地讀出來吧了，它不能像說話似的太隨便的念，也不能像歌曲似的用吟或唱的方法出之，吟詩或唱歌無論在中國在西洋都是屬於過去的事，現代新詩大家都贊同用自然的聲調表出之比較合適，假如把詩像歌曲似的唱起來，那簡直把詩強迫地給音樂了。（美詩人很反對讀詩時加入太多音樂的成份）。

## 朗誦與吟嘖之別

菲洛

一想起來，倒真是說得很有理，許多專家們以為「朗誦詩」不能成立，「朗誦」也是陳腐得很，「西洋早已有了」，不必提倡的時候，而我却到處勸導，且用一種不是可以朗誦的聲調，到處狂叫狂喊，或者瘋瘋癲癲的把詩調子去吟嘖，這結果，得到的是關心我者的指摘，和自己不該淺薄的內容。

第一次在黨軍日報副刊的茶會上，因為參加的半多數人，對於這刺耳的聲調，持着過甚的寬容，但事後回思，總是令人顫汗，第二次，在文協分會的晚會

上，在那麼多有修養的先生們，終於是每人都被我強迫着聽了一次貓叫，這真是罪過得很，但由這罪過，我却引起了深思，使我澈底否決了以吟嘖聲調步入「朗誦」領域的結論。

在文協晚會上，我得感謝維念先生和周煦良先生的一朗誦，那恰是對我那粗吼狂叫，不適當的移動手脚，或瘋癲的磨着吟嘖調子的一個反證，羅先生和周先生是以平靜，溫和，如水流，風動的自然調子去朗誦每一首詩的，只要曾經參加過那一次晚會的人，當然可以覺察到，那是如何令人感受愉悅的聲調，我更得感謝王冰洋兄，那晚上出門時，他給與了我甚深的同情，第二日便使我拜讀了他列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的「朗誦詩論」，和梁宗岱先生的「談朗誦詩」，梁宗岱先生的詩與論，夙昔為我所愛讀，今次他之所談，總未能與我私衷相合，但終不愧為有學問人的著作，有許多地方我得承認，它是啓發了我的，如果我猜得不錯，羅先生和周先生的那種朗誦聲調，便是與梁先生的主張同於一軌的，梁先生的主張來自梵樂希先生，梵樂希先生是討厭西洋那些伶人歌者式的朗誦的人，他主張以平易，溫靜，自然的聲調，毫不加以矯揉動作去朗誦的，這一種朗誦，憑經驗，憑直覺的告訴，它是可以或為一種「聲調藝術」，在朗誦領域內立定脚而毫不漸退的。

話說遠了，得拉回來，我做的這篇文章，是一朗

如何失敗，「似乎還不像樣，現在總得從朗誦與吟嘖與吟嘖之別」，單憑我的直覺，說是以吟嘖入朗誦一方面着一着筆。

梁宗岱先生在談朗誦詩一文裏，有一節會提到中國舊詩不能朗誦，他將中國舊詩分為親音樂派，（本意如此，可惜原文不在手邊，無從徵引。）西洋現代詩分為親散文派，親音樂派的詩，音節鏗鏘，適於吟嘖，親散文派的詩，調子柔和，適於朗誦，這話很好，這話不啻已說明了朗誦吟嘖之別，但以中國舊詩與西洋現代詩為例，單從音調方面去着眼，去分別朗誦與吟嘖，我以為是頗有不足之感的，以中國舊詩與西洋現代詩或中國新詩相比，主要的是牠們內容的不同，中國舊詩長期為帝王階級所御用，為士大夫階級所私有，其內容除了對帝王階級的歌頌外，其餘大部份都是個人情緒的抒寫，個人情緒，在其境界的理解上，心理的反應，與生理的節奏的適應上，都只是適於吟嘖，而不適於朗誦的，「由內容決定形式」，這是一句名言，中國舊詩，因其個人主義的內容，不單決定了遠離大眾的文字，而且也決定了遠離大眾的格律，音韻，使中國舊詩極端的定型化，音韻化，而最終只能被少數人放到口頭吟嘖，或琴瑟上去彈奏，歌吟，（即以之入樂）而不能朗誦，（即使朗誦了也不為大眾所懂，）這一點梁宗岱先生已為我們分別得很好，前面既已約略引及，便可不再贅複，談到此，出

許有人要問，那麼，照你說，中國舊詩，內容與外形，均不能期滿，西洋現代詩和中國新詩不是便完全可以期滿了麼？曰：是又不然！西洋現代詩和中國新詩，內容與外形，雖已逐漸得到解放，雖已遠離了音樂，雖已添入散文氣份，過於朗誦了，但個人主義的影響猶存，詩的意境，仍然不為大眾所理解，所以只能收到少數人，或西洋已經流行的朗誦的效果，而不能收到更其廣大的大眾底效果，朗誦更其廣大的效果，不單訴諸於大眾的視覺和聽覺，而是還要訴諸於大眾的理解的，這一點也許不關於「朗誦」，而是關於「朗誦詩」的問題，不適附帶提及罷了；現在我還想從「聲調藝術」方面，談一談「朗誦與吟哦」的分別，如真說西洋現代詩與中國新詩，是散文發達以後，纔是遠離了音樂，添入了散文成份，而更接近於日常生活的事物的表現時，那麼，同樣的，遠離了音樂，尤其較遠離了歌唱，如同話劇發展在歌劇之後似的，纔有了「朗誦的另「種藝術」——「朗誦。吟哦，自然也是一種「聲調藝術」，但它與歌唱一樣，是音樂的，而且吟哦與唱，完全屬於個人，不需要清楚明白的「口語」。不要「大眾」欣賞。理解，其發音亦是個人的，多在於喉，舌，唇，而朗誦這種「聲調藝術」，是講裏清楚，明白，像話劇的富於節奏的台詞一樣，不怕這不是「大眾」場所，而是「小眾」的集會上，其發音除注重於喉，舌，唇，以外，而更多的却要有胸音，

因為要有胸音的幫助，朗誦的聲調，纔能豐滿圓潤，高下疾徐，自由如意，而不受到聲調的窘迫，我們知道歌唱家與演劇家較難的聲調練習，恐怕就是胸音的練習——我會經學過半年音樂，練習過胸音，因為我的不高明，自己的過笨，至今仍不能得其邊際，而是歌唱中的嗆子，幾年前，在南京一個演劇特刊裏，陳大悲說他演「孫中山之死」的孫中山一角，從「丹田」裏噴送而出的那低沉的胸音；「和平，奮鬥，救中國！一七字的應聲之語，是練習三日三夜，如害重病似的方纔成功的——胸音雖也從原始祖先的娘胎裏便也帶了來，或許逆彼使用着，可是它之被重視，恐怕還是音樂發達，歌劇與話劇發達以來的事。朗誦既不是歌唱，也不是吟哦，而是散文添入了詩。話劇發達以後，綜合其可取之點，應用到現代詩方面去天讀的一種（聲調藝術），那麼，其發音方面，必然要借重人類發展到最高級的胸音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會歌唱的，必會可以試着朗誦，而會朗誦或誦詩得好的人，必是有歌唱的修養的。然而朗誦不是歌唱，不可吟哦，更必須與音樂的氣氛，取着相當遠的距離，故以吟哦入「朗誦」領域，實在是可笑的事。我在此裏應該自己打一次懺悔的耳光。

## 第一次轟炸

葉歌天

成都人是逸樂的。——他們像樂園裏的鳥，徜徉

在萬花叢林的青枝綠葉之間。

可是「六一」，這個不祥的但又是有意義的日子，却終於隨着時光的腳步來了，它給予了逸樂的成都人以血的經驗，和血的教訓。

現在我還不能夠十分平靜下來，用一支筆去描寫各方面的情景。我只能擲那最切近於自己的一瞥，陳獻於讀者的眼前，作為一個方面的真實之報道。

首先還得從我自己說起。

在五月以前，當局便在喊強迫疏散，可見一般人老邁那一份無知，一份悠閒添雜着的氣概在那裏作怪，兀自不理，我是個性急人，爲了未雨綢繆，爲了服從政府命令，便先和妻開談判：

「我們得到鄉下找房子啦！」

「什麼？衆人都沒有慌，你慌得緊！」這是我第一次受到的斥責。

「時局不好，風聲緊，我看你還是帶着葉子先回山去吧！」又一天我打着勸慰的調子說了。

「我不怕！×山我不願去，死在這裏就是了！」妻以強硬的語氣老實拒絕。

「你不怕死，可是未滿週歲的葉子呢！炸着了可不是玩的。」

彼此生一回氣，談判是無結果而終了。

預行警報，空襲警報接連鬧了幾回，樂園裏漸漸有人出行了，可只是小皮夾，手提箱，輕便的衣物隨

着一道。而且去到鄉下的，幾日之後，見無動靜，便又回到城裏。

這怎樣成呢？當局的命令來了「停止娛樂！」影院劇院各個關門大吉，於是君子淑女們門羅死了心，一般市民們轉感到空氣裏有了點酸腐味兒。

我開始決了心，向妻嚴重的提議：

「限你一週下鄉，把房子找好！城裏的房子，我已退了佃，不許你走不走！」

妻是一個有智慧的人，而且也很幹練，人情世故，總是有超過我而上的理解，對這突然的提議，雖沒有再說什麼，可是，一種幽怨之情，幾滴晶瑩之淚却浮在面上了。

可是我得感謝她的賢淑，她常常在我暴君似的孩氣似的任性之下，隨即總是平定了自己，用她的理性之光，燭照着自己，也燭照着我，三天內，她便用她堅有的才幹，解決了難於解決的鄉居問題。

在敏捷的移居之後，妻女有了安居之所，我自己則如十年前的浮浪似的，寄居在這樂園的一角了，這最附近新南門的地方，在老半邊街與新半邊街接頭之間。

又來了幾次預行警報，可是敵機若沒有影子，真個把心都泡爛了，聽得距離炸前的一次預行警報，簡直用了悠閑的步伐，在城垣上散了一會，便回轉。

想到妻住在鄉下，也真是寂寞似的，便約她進城

，想盛情的招待她一下，吃她所喜的長美軒的夾沙肉吧，學學無賴到江上去划划船吧，節目是這樣預定了，而妻也於「六一」午應約來到。

在江上，往江樓去的地方，我招呼着小艇，評着價，妻不贊成我這樣的浪費，要我去搭一人一角的便船，方爭執間，而江上的小艇，已被遊人買盡了，尋來尋去，我們再不能找到一支空着的船。

有幾分悵惘，也有幾分倦意，我們在江上的茶棚坐下了。

看着車，看着人，從復興橋上滾了出來，有人說：「預行警報！」我們仍就以鎮靜的心眼現審着一切

，運貨汽車，自用汽車，絡繹地亂地飛出了城，人潮更其鼎沸了，塵土漫地飛起，我暗說一聲不對！

「招呼着妻子付了茶資，往新村的方行走去。

人像螞蟻似的，爬過了路，爬過了田野，屋下，樹下，田塍上，土堡上，到處是他們的影子，秩序是凌亂的，心理是匆遽的，我少不得隨着這樣的人潮，換到了新村大馬路。

突然，警部的黃衣哨兵，提着槍大聲吼叫：「禁止通過！」問原由，則是緊急警報已經放了，但因為是在城外，人聲又大鼎沸，却一點也聽不見，我要求哨兵允許我前行幾步，到馬路旁邊一間茅屋伏側下。

方纔走到茅屋側，還來不及叫妻怎樣採取適當的姿勢伏下時，黑壓壓的一羣敵機，已經翻翻着翅，嘩嘩地低叫着，飛在我的頭上了。

二十七架，一字形，領隊機，如魚吐沫似地不斷放着機關鎗，紅紅的圓圓的，那樣美麗的小汽球，却萬不料就是死的消息底放射，許多生命，許多財產，頃刻之後，便在那樣的指示之下告着完結。

機關鎗，極其清地脆在空間咯咯地叫，我知道在我身後有大量的汽車，身前有自己的高設機關鎗架着，說不定敵機便在這裏投下彈，或用機關鎗掃射下來，我催妻掩茅屋去，但妻不願，說是願在一起，她的話語斷斷續續，想其不消，她的身子發着抖，而我呢，也並不比她從容，眼望着敵機在頭上，用那無情的死威脅着我們，我用粗野的話喃喃地罵着，要她趕快掩茅屋去，她受逼不過，僅僅着以敏捷的姿勢鑽進屋裏去了。

在茅屋下，我望着敵機轉了轉，繞進城裏去了，這羣是「隆隆隆」的聲響，從茅屋側一看，城內已是火光大起了，以後的四週，極其死寂，只有行人偶爾偷偷走過的脚步聲，哨兵的叱咤聲，和一兩聲斷斷續續的步槍聲。

時間過得很遲，空氣異常沉悶，有人從什麼地方走出來了，有人從什麼地方叱責着，黃昏的脚步漸漸

走出來了，有人從什麼地方叱責着，黃昏的脚步漸漸

移去了，茫茫的暮色掩罩上來，火燒的光彩，映得夜的世界顯出微紅，恐懼過去了，解除警報以悠長的調子叫起四週的蟻蟻懶懶的，匆遽的，嘈雜的，拖着各種步于往城內跑去。

我和妻依傍着，回到先前喝茶的茶棚，回到復興橋，頗有從死回生之感，挨着人羣的腳步，感到行路的過分艱難，乃從復興橋左側，往江村花園的岔道走了過去，江村花園前幾十步的路旁，已經有兩位同胞一左一右的長眠不起了，在朦朧的夜色下，望着他們完整的屍體，知道是被槍掃射了的，在江村花園的右面，靠着江岸的茶棚下，被掃射着了三四十人，屍體橫橫直直的陳列着，有的則已被人放到了茶檯上。有的則被親人尋找出來，預備往城裏搬去。

從城垣上新開的小道回到了住處，牆壁震塌了，樓屋的板壁已經坍塌，樓槍彈同炸彈破片，不知從什麼地飛起過來，屋內滿是灰沙，滿是破損的器具，但我沒於心去收拾，且將藤椅上的灰塵揮了一揮，坐下來歇着軟軟的脚，但是，我的心，却兀目不能平靜，我是在跑到門外去，看那些担架上呻吟着的人看那些火光，那些損失着的財產。

我告訴妻，要出去走走，妻點了點頭，說是不肯陪我，同時並摸摸她的雙足，而其實呢，我正是願意他留在屋裏的，提着一枝手杖，我出去了，通過走馬街，一直走到西東大街，那正在劇烈燃燒着的地方。

西東大街，人擁塞着，警部騎兵，防護團團員，防空部警局的職員，用了槍，用了懾嚇的言詞，阻擋人們前進，我停下了，然而就在街角上，也就聽了無數被轟炸的故事：

甲：凌雲飯店炸死了六七十人，中山公園門

前的一顆炸彈，幸喜還沒有爆，不是，還待多死一點！

乙：老南門的派出所炸了，東桂橋人死得真多！

丙：（從人叢中探過頭來）究竟炸了那些街道呀？

壯丁：（測測）鹽市口，東御街，中國銀行，換錢樓，青石橋，水花園，騎城街，你說有好多街呀！我親自從鹽市口，水花街一帶跑了過來，喂，好勁仗……

防護團員：學道街，老古巷，一處一個彈，幸得沒有爆，若果爆了，呀，這一帶都完啦！

小伙子：（跳躍地）嘩，一洞橋一個彈，把一個警察從橋上沖到了水裏，却好好的皮也沒有傷，你說怪不怪？

我從雜亂的傳言，知道懸懸的街道底輪廓以後，我便回到了住處。

忽然，街上的人，狂亂地奔跑起來，說是第二次警報放了，我們的報警，照例在緊急時是不大明白，故與沒放，只要一有風聲，誰也不能聽得清楚，而在這道上想來呢，在大火尚未熄滅的指示之下，敵機頗有二次來襲之可能，因此我也就忙亂地幫着妻，隨着人潮跑了，跑到餘慶橋，妻忽憶起忘記了攜出從那裏帶來的麻袋，那裏面裝着她必須用的物品和換洗衣服，我囑妻單獨往前跑，我再轉身去取。

出了麻袋，再行趕妻，可是她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人是那樣多，那樣擁擠，誰也無從認清誰的面目

，又過了復興門，過了橋，又走到了對外，黑鴉鴉的到處是人圍，到處是攜兒帶女，揹着被預備儲蓄的朋友，在新村馬路的盡頭處，我耐力呼聲妻的別名，但沒有回聲：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想着我和妻各自顯命的情形，知道了大時代的威力，感到了，無權無勇的人力的渺小，一個家庭，一對夫妻，幾個兒女，或者一點微薄的財產，這算得什麼呢！時光之波一來，便隨着那點力回歸於盡了，但雖無如此，我也還不能那麼遠觀，轉到復興橋前，倚着橋欄，我聽了一陣來往行人的面孔，但也沒有妻，我只得回轉住處，一及門，則妻已端坐在內，問情由，則是她已早從防空人員口裏，深得了市面的謠言，先我而返了。

在城裏，我們是沒有家的，預期的妻的求宿處，是一個友人之家，但是，自經此亂之後，友人的家，已經忙亂得可以了，如論如何我們再也不能奉擾，因此我們便只好叩着旅店的門了。旅店沒有蚊帳，而蚊蟲與虫又特別發達，這是一箇痛苦的不眠之夜，算是我備在陪陪大家受着敵人給予我們的痛苦。

我們應該永永地紀念着，在心裏打下深刻的印象。

## 門外人語

舒甯

我的房間在這所有最有意義的公寓裏，妻算最幽靜的所在。我們共住了兩個人，那個人據說是「掛名」而已，像這樣隱匿的地方他是不高興來住的。手門口掛着兩個名字，實際上就只有我一人

住。

要進到我的房間裏來，一定要經過一段幽靜的迴廊，穿過一棚葡萄架下，再上幾道石階。然後敲門，我聽到聲音即開門迎進，要是沒有敲門聲，就是聽到有人在絮語，我也不會開門的。因為四月來的經驗，使我聽得很老練了。我知道，葡萄架下是最宜人們絮語談心的。這有教育意義的公寓——不，據說是學校——裏。男男女女共住了一百多人，自然葡萄架下不免常有人來絮語談心。究竟他們談些什麼，我沒有注意去聽，談的人也好像有戒心的談得很秘密，雖然每天住在這房間，一住就四月以上，限於我的「基督教徒」的精神，我總沒有偷聽過一次。

但是，今天我像開了幾戒似的我聽到有人在葡萄架下談「秘密」了。這秘密是新鮮而使我詫異的。談的人許是避免迴廊上的人看見，就不在葡萄架下而移到我的窗下來，因此，他們的秘密給我聽着了！

談話的人，是住在這公寓裏的，近日來他們的私感很好，常常提出一對進一雙的，但兩個都是男性的青年。他們談話的主題是關於二月份「津貼的攤分」二個說他應該只拿二十元，指導員曾經說過：「進專科以上學校的人，每月是四十元津貼，進高中的才是二十元。一個說雖然這公寓專科學校的名稱，但內容畢竟是高中性質，所以只在指導員那裏領到一百元，五人平分自然是每人二十元。在這新革命的場合，決不會有人「嫉妒的」。一個又說他實是不相信，以他二月份的工作成績說來也不只得二十元；他介紹了三個入，倘得其教師寫到又北去的信給指導員，而且又在公寓中活動了長長的職務……指導員說過，工作成績好就要加錢的。爲什麼如今只得二十元呢？於是，兩人爭吵起來了。我在房間裏真不好處。

要走出去，又已經聽得他們很多的「秘密」了，出去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跟討厭，爲少事非計，索性耐着性子坐在房間裏，讓他們把津貼分清楚，爭論結束走了，我再出房間去罷。

爭吵還是沒有結果，一個說他真不相信費了好多心血才得二十元，以其請客進「小酌」吃飯，一吃就是十幾元，不如拿給大家分好。那一個又放低了聲音說在小巧吃去的錢是指導員現定好的，每個月都有十五元作如是用。後又改用鼓勵的口氣說，在組織裏面只要努力，終久會得指導員信任的，青年人的脾氣應該緩和一點，工作努力又不計較小節，就是他也會向指導員說明酌量加增。

暫時沉默了。一種硬紙張發出颯颯的聲音，接着就是一個五元票子不好用，要換成一元的。走了一個，留住的，一個囑咐着：「叫他快點來，我就在這裏等！」

這真把我爲難了，我依然不能走出我的房間去。因爲那位留守的人就坐在我對面的藤椅上，藤椅好似相當不起這「財主」的體重似的，發出細微的叫聲。——這像個的腳步聲之後，兩個人又開始談話了。依然是什麼工作努力，指導員決不辜負大家……的那一套。又是二十元的鈔票交給新來的人。這一次拿出錢來的人態度似乎高傲了一些，聲音也多有些命令意味。最後很嚴重地說：「你要知道，你是二月份下半月才參加進來的，本來只給十元，不過，我覺得你很好，把你和他們一同看待，可是你的工作表現還不够，指導員說這是不行的。到底你調查這裏面有多少反動分子，弄清楚了沒有？」那一個很馴順地說：「是，是，調查之事還要幾天」之後兩個人就走了。我的窗外恢復了原來的靜寂。

這是夢麼？決不。這時候是民國廿八年三月十日午後一點又二十五分鐘，我很「清醒」地坐在我的房間裏。不是嗎？天空還有一「餘鳥」飛呢。

### 會務報告

一、文協筆游隊於六月十九日經過成都北行，本會即於當夜發出通知，次日即借成都市政府招待之便，同時舉行歡迎會。本會會員到二十餘人。  
二、參加前方戰地慰勞團北行之文協代表老舍隨該團於六月二十九日過成都北行，本會負責人會見時已是夜十一點，因時間過促，來不及通知全體會員，僅分頭口頭通知，於次日假清華同學會招待。本會會員到十一人。  
三、七月十五日晚六時，本會假清華同學會舉行晚會，到會員二十七人。總會會員郭有守亦參加。當時討論兩要案：一、最近本會當務理事羅念生，與事謝文炳，候補理事葉慶，將隨川大遷移峨眉，當決議公推劉開渠、蕭曼代替羅謝兩位，公推陶維代替葉慶，二、筆陣一編委原爲十一人，是輪流編輯制，但疏故以來，編委中大多已離成都，或在成都以外數十里地居住，集稿、編輯、付排，校對，諸多不便，致「筆陣」不得不常有脫期現象，現爲從新整頓起見，當一致議決，爲適應目前情勢，以後編輯採集制，由出版部聘三位常用住在城內的會員擔任編輯，出版部當即聘定劉開渠、厲歡天蕭曼若三位，從第八期起即開始編輯。以上兩案，即通知全體會員請直認。  
四、本會最近籌備出版「筆陣增刊」通份五月份一、已分別呈請本市黨政當局，現已奉到市黨部批示：「准予備案」，市政府批示，開不日即可發下，並准補助開辦費壹百元。  
五、本會前奉准市政府批示，按月補助本會經費二十元，五六兩月均已領到。至教育廳方面對本會之補助，茲因郭慶長往渝，故未及批，十五日郭慶長在晚會中表示，補助不成問題，不日即批下。